

# 鬼吹灯·南海归墟

天下霸唱◎著



『插图限量本』

# 鬼吹灯·南海归墟

天下霸唱◎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鬼吹灯之六南海归墟/天下霸唱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0. 3  
ISBN 978-7-5396-3358-9

I. 鬼… II. 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0221 号

鬼吹灯之六南海归墟(插图限量本)

天下霸唱 著

---

出版人: 唐伽

责任编辑: 岑杰

选题策划: 千喜鹤文化·项竹薇

装帧设计: 柏拉图创意机构

出 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网 址: [www.awpub.com](http://www.awpub.com)

发 行: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970 × 650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260,000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6-3358-9

定 价: 32.80 元

---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 引子

盗墓之事古来已有，自项盗秦皇墓，历二十三朝，世间朝代更替，穴地掘冢之辈多如牛虻，按其动机、手法、宗系划分，不外乎发丘、摸金、搬山、卸岭四类。

发丘、摸金之辈，始于后汉，实皆一脉。摸金秘术，以“易”当头，以“生”为则：生生变化为“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南宋末年以后便无“发丘”之说，并称“摸金校尉”。以易学五行之理分金定穴，多存立身济世之心，或三两人，或三五人结为一党，无师徒传承之名分，唯以发丘印、摸金符、寻龙诀等物为凭，进退有章，攻守有法。盗亦有道，鸡鸣灯灭不摸金，盗不离道，敬鬼神而远之。

搬山道人一支，始于西域双黑山孔雀河流域，其辈皆同宗同族，平日多扮游道方士行走天下，不与外人往来相通，特立独行，能人异士辈出，盗遍世之大藏。有不知其意欲何为者，谓其：“搬山道人发古墓者，以求不死仙药也。”搬山者善独门搬山分甲术，此术可细分为搬山填海术与分山掘子甲两门，合称“搬山之术”，历来密不外传。其辈寻藏盗墓，无不以搬山异术为行事之根本。搬山术虽属异类方术，然其中所涵盖诸般方技、法门、诀语，却并非以《易》为总纲，故与摸金校尉风水秘术之渊源截然不同。

卸岭之徒最众，始自汉末农民军盗发帝陵，众力取利，分赃聚义，人数少则成百、多可千数。平日分散，各自为匪为盗或为官军，盗墓者中半官半匪者皆属此辈。彼间有消息相通，中有盗魁，一呼百应，逢古墓巨冢，则聚众以图之。其行事不计后果，大铲大锄、牛牵马拽、药石土炮，无所不用其极。其辈所盗发之冢，即便斩山做廊、穿石为藏、土坚如铁、墓墙

## 鬼吹灯② 南海归墟

铜灌金箍，亦皆以外力破之。

发丘、摸金、搬山、卸岭，便囊括了世上以“风水、方术、外力”来盗墓的这三大体系，简言之可作“理、技、物”，也完全涵盖了盗墓之辈“济世、寻药、求财”这三种动机。余者皆为民盗散盗，不乏鸡鸣狗盗之流，泥沙混杂难成气候，不足立说。《鬼吹灯》第二部四卷单表模金校尉与搬山道人之传奇。

# 鬼吹灯② 南海归墟

## 目 录

引 子

- 第一章 盗墓祖师爷 1
- 第二章 秦王照骨镜 7
- 第三章 龙火 12
- 第四章 吞舟之鱼 17
- 第五章 搬山填海 22
- 第六章 青头 27
- 第七章 海中古玉 32
- 第八章 三叉戟号 37
- 第九章 航海禁忌 42
- 第十章 挥灯魅影 47
- 第十一章 幽灵血船 52
- 第十二章 灭顶之灾 57
- 第十三章 金毗卢水神炮 62
- 第十四章 龙上水 68
- 第十五章 黑潮浮棺 73
- 第十六章 底舱 78
- 第十七章 潮汐 83

- 第十八章 探海观南龙 88  
第十九章 螺中含珠 95  
第二十章 漂瓜取鱼 101  
第二十一章 食人蚌 107  
第二十二章 破碟 113  
第二十三章 欺山莫欺水 122  
第二十四章 没有出口的海 130  
第二十五章 乾坤一跳 136  
第二十六章 归墟 141  
第二十七章 海之渊 鲸之腹 145  
第二十八章 龙獭 151  
第二十九章 沉船墓场 157  
第三十章 闹鬼 163  
第三十一章 群鲨 169  
第三十二章 藏宝盒 174  
第三十三章 大王乌贼 180  
第三十四章 水深火热 187  
第三十五章 猛鬼出笼 193  
第三十六章 死水不藏龙 200  
第三十七章 海和尚 207

- 第三十八章 铜殿 212  
第三十九章 射日 218  
第四十章 有筋无骨 223  
第四十一章 尸魅 228  
第四十二章 定海神针 237  
第四十三章 奔月 243  
第四十四章 南海僵人 250  
第四十五章 蝲天 256  
第四十六章 古鼎 263  
第四十七章 震惊百里 268  
第四十八章 龙穴 273  
第四十九章 珠母海 279  
第五十章 刮蚌采珠 284  
第五十一章 鬼月亮 289  
第五十二章 鮫姥 294  
第五十三章 绝境 299  
第五十四章 过龙兵 304  
第五十五章 在天空中飞翔的荷兰人 311  
第五十六章 救命 317

## 盗墓祖师爷

陈瞎子似乎在北京城里突然消失了，我遍寻无果，只得作罢，想来他是躲到什么地方避风头了，于是一方面托人给他留了口信，另一方面就准备着要动身去美国了。出国远行在即，我们想再好好看看冬天的北京，于是我带着 Shirley 杨一路信步，到北海湖去看溜冰，顺便商量出国后的安排。冬日的北京寒风正劲，灰蒙蒙的天空预示着一场降雪即将到来，可这些都挡不住人们的兴致，在古典皇家园林中溜冰的乐趣使人们流连忘返。

我告诉 Shirley 杨我准备金盆洗手了，以后再不想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去倒斗了，并掏出大金牙给的摸金符在她眼前一晃，表明了我的决心，不带摸金符，祖师爷就不保佑了。

实际上我确实也想过要把真的摸金符摘掉，不过这些年的经历告诉我，世事无绝对，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要尽量给自己留下余地。前人不止一次说过：“宁可备而不用，也不可用而不备。”

从北海回家的路上，Shirley 杨虽喜上眉梢，但对我好像还有点不放心，想把摸金符要走，替我保管起来。我心想这可不能给她，于是赶紧郑重其事地对她说：“我是国乱思良将，家贫盼贤妻啊。我还以为认识了你之后，我一团糟的生活现状将会彻底改观，可你为什么总不信任我呢？这……这不符合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客观规律呀。”

Shirley 杨说：“别来这套，我就是对你太了解了才不放心的。我发现凡是你一本正经说话的时候，所说出来的话几乎没一个字是可靠的，倒是那些漫不经心看似玩世不恭的话语，还稍微有几分真心的流露。你再把那枚摸金符给我看看，刚才我都没看清楚是真是假。”

我被她说得一怔，在心里问自己：“我真是那样吗？平时说话就这么

不靠谱？凡是严正声明都被视为扯淡？开玩笑的话却能被当真？肯定不是这样，要不然怎么都说中美文化存在差异需要求同存异呢，从这点上看还真有差异。”脑子里一转念，又想到了一个借口引开 Shirley 杨的注意力：“在有关摸金校尉的传说中，印符术甲都是祖师爷传下来的，干这行的全凭祖师爷赏饭碗，倒斗的时候也要默念几遍祖师爷保佑，可说来说去，天下七十二行之首摸金校尉的祖师爷究竟是谁？这里边的事情现在可都说不清楚了。”

Shirley 杨说：“这有什么说不清楚的，七十二行，古董占先，倒斗是属于外八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成体系，有完整手艺行规传承的行业，总计共是七十有二。戏子伶人的祖师是唐明皇；宰猪屠户拜的是张翼德；缝纫制衣拜的是轩辕；木匠拜鲁班；窃贼拜东方朔。这七十二行又分为九流十三等，外八行中摸金为王，所以说摸金校尉也正是这传统七十二行当中的王中之王，不过说到这倒斗的祖师，却是有三位。”

我刚刚只不过是话赶话随口一问，却不料问出许多名堂，而且都是闻所未闻的。于是请教 Shirley 杨，让她详细讲讲其中渊源，万一将来有人问我，我也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免得被人笑话做了那么久摸金校尉，却不知祖师爷是谁。

Shirley 杨对这些倒斗行规传统的了解，也都是从她外公鹧鸪哨留下的日记中得知的。七十二行中能被尊为祖师爷的，并不一定是做这一行的第一人，但各行各业之祖师均是青史留名的人物，至少在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中占有一席之地。

早在春秋战国之前，世上便已有了倒斗之事，可最有影响力的要数伍子胥发楚王墓，并鞭尸雪恨之事。伍子胥挖坟掘墓是为了报不共戴天之仇，并非为了楚王墓中陪葬的明器，他这是“有所为而非为财”，所以后世同样“有所求而非求财”的搬山道人，便尊伍子胥为祖师。

秦末楚汉争霸，项羽发秦陵烧阿房，掠取其中宝货不计其数。项羽、刘邦皆为秦末义军，故后世卸岭之徒取其“义”字，作为聚义分赃的招牌，并尊西楚霸王为祖师爷，而且霸王力拔山兮，也是以外力掘墓的卸岭力士所图之彩头。

汉代的盗墓活动已经非常频繁了，摸金校尉这一字号正式出现于

后汉三国，实际上早在西汉便已成形，但尚未成熟。后来三国时期，曹操以需要军饷扫平乱世，还百姓清平世道为借口，吸纳了不少倒斗高手，并设立正规的倒斗部队军事编制，至此才有了摸金校尉之说，千百年来沿用至今。古人云“名不正，言不顺”，各行有了祖师字号才可自成一体传承后世，但摸金校尉的行规和种种手艺，及其易理五行之框架，都是到了唐代才彻底发展完备的，后来更是吸取了江西形势宗风水理论的精髓，有了“寻龙诀”和“分金定穴”这些摸金校尉独有的风水秘术。

三国时期群雄割据，倒斗部队也并非曹魏所独创，孙吴就曾为了补充军事开支，在岭南掘了南越王婴奇之墓。不过孙权麾下的这支倒斗部队，在发掘越王墓时遇到了非常大的意外事故，全军尽没，事后没有一个人活下来。此事在倒斗的手艺人中口耳相传，但史书上无半字记载，野史上却与传说完全相反，只说功成身退，未知是真是假。

这些野史奇谈中还提及曹操墓也是摸金校尉设计的，所以后世难以被人发现。夫葬者，藏也，欲为人之不得见也。有些古墓确实占尽形势，得天独厚，如果不知道其中真相，不以极特殊的方法来寻找，几乎不可能找到。

我恍然大悟：“原来盗墓祖师的传承是这么回事，不过这三位祖师虽然所处时代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曹操既是诗人也是军人，伍子胥伐楚时做过将军，项羽更是统帅三军的楚霸王，可以说他们全是能征惯战的兵家出身，有着很深的军事背景，这恐怕也不能单纯地说是某种巧合。他们敢于带头去倒斗，多半与久经战阵之人身上罡气足、不信邪有关，若不是行伍出身，又哪有这般胆气见识。”

我对 Shirley 杨说：“搬山卸岭拜伍子胥和西楚霸王，还真是头回听说，真是茅塞顿开。不过摸金校尉的祖师爷是曹操，这倒不出我之所料，不过听我祖父讲这未必准确，其中是不是另有隐情？”

Shirley 杨说：“摸金拜曹公是自后汉开始的，但实际上摸金校尉穿梭往来于阴阳界，所遵循的鸡鸣灯灭不摸金之行规，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当时有个作为幽王人殉的奴隶，埋入墓中竟得不死，取走了幽王墓中的丹砂异书，传于后世。摸金校尉进退八门之法，全都得自其中。按说真正的

祖师爷，是这位从墓中活着出来的奇人，不过遗憾的是，此人姓名和日后结局都已失传，不可考证了。”

我借机把话题越扯越远：“看来古代山陵中果真是有神符灵药和阴阳秘诀，不过这些东西也未必管用，要不然墓主也不会被装进棺材里了。那时候有许多人就是因为服食金石药物，才致命早死的……”

说着话不知不觉间，就快走到我住的那条胡同口了。可想不到说了这么半天，Shirley 杨却丝毫没受干扰，再次问我那枚摸金符。我正彷徨无计，却见胡同里来了救兵。

把着胡同口，设有一部公用电话，刘大妈是专门负责接电话的。一有电话打来，她就先在电话里问明白了是找谁的，然后去胡同里招呼这个人，招呼一次二分钱。这次刚好有电话找胖子，这会儿胖子披着件大衣正晃晃悠悠地跟着刘大妈出来，见我和 Shirley 杨从胡同外往里走，抬手对我们打了个招呼，拿起电话大大咧咧地讲了起来：“喂喂……我就是环球倒斗有限公司的波士王……什么？你没听说过？你没听说过打电话找我干什么？嘿，我这暴脾气，我说你存心找练是不是？你哪的？麻溜儿的自己滚过来让胖爷捏死你……”

我趁此机会赶紧对 Shirley 杨说：“你瞅这胖子，从昆仑山回来后，刚深沉了没几天，又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嘴上也不派个站岗的，在大庭广众之下倒斗长倒斗短的。常言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照他这么折腾，早晚要捅娄子。”

其实我才懒得管胖子说什么，只不过借机把摸金符的事搁在一边不提罢了，边说边和 Shirley 杨回到屋里。不一会儿胖子也打完电话回来了，兴冲冲地告诉我：“刚才有人打电话来说要请客，咱们晚上可又有饭局了，早知道如此我中午就省一顿了，咱们要勤俭办一切事业嘛。”我问胖子谁来的电话，胖子却说没顾得上问，光问在哪吃了，地方还挺偏，据说有特色，不过从电话里的口音来听，倒像是明叔那老不死的。

Shirley 杨插口说：“这可不行，陈教授康复后从美国回北京了。他今天晚上特意设了家宴，想让咱们当初去新疆的几个人一起聚聚，我已经答应他了。咱们晚上都得去陈教授家，现在天不早了，你们换换衣服咱们赶紧走吧。”

我一看既然如此就没办法了，陈教授的面子当然不能不给，心说当初在北京穷得快混不下去了，来碗卤煮火烧都算改善生活，那时候怎么没人请客吃饭呢？这里边的诸多原因好像还都挺深，索性不再多想了，也将那通没头没脑的电话丢在脑后，随便收拾收拾就跟着众人来到了陈教授府上。

应邀到来的还有大金牙，他和陈教授是老相识，而且我和胖子参加沙漠探险队也是由他引见的。这次聚会没有什么外人，用不着怎么客套，众人各分宾主落座，席间说起别来之情以及近况行止，不免感慨良多。

陈教授虽然从沙漠捡了条命回来，但那次在精绝古城折了不少同伴，又尽是至亲至厚之人，导致他精神错乱，在美国经过一番治疗，这才基本上算是恢复过来了。他思念故土，不肯留在异域，病愈后一个多月，便迫不及待地回到祖国。

陈教授喝了几杯酒，想起他的助手和学生葬身沙海，情绪变得稍稍有些激动，举箸握盏的手都跟着哆嗦了起来。我们担心他旧病复发，都劝他少喝几杯。又道逝者已去，谁也没办法改变什么，活着的人得看开一些，不能总活在过去的阴影里。

陈教授又叹息一声：“虽说往事已去，可人要是不怀念往事，没有了回忆，那活着也如同行尸走肉。正如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那些文物古迹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回忆，我们从中能了解到自己的根在哪，血脉在哪，这样才有了一个国家的精、气、神。我这把岁数了，想做些什么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一想起这些事来，我就觉得肩头这历史的重担不轻啊……”

我被陈教授这番话说得心中一动，越听越不对劲，这肯定是话里有话，不知他到底想要说些什么，听这意思最后须是话锋一转，就要有事托付吧。我可不打算再跟古物扯上任何关系，只有想方设法婉转拒绝，但必须先听听陈教授究竟想说什么。于是我对他说：“教授，我说一句您别不爱听，我们虽然没什么文化，但这些大道理，我们多少也懂点，一个人如果不尊重历史、不敬畏历史，那肯定是生活无指南，前进无方向，吃饭都不香。咱们大伙对此都非常了解，而且早已溶化在血液中，刻在骨子里，并最终落实到行动上了。不过这些道理实在是太深刻，要真说起来一时半

会儿也说不全面，您病刚好别累着，所以我看您就别说这些了，留着将来讲课作报告的时候再说也不迟。您现在要是真想说，能不能直接说这些大道理之后的内容？该不会又想带着我们这伙人组织探险队，去考察什么消失的古代文明吧？”

## 第二章

### 秦王照骨镜

陈教授说：“噢，都知道？好好，真看不出来小胡小胖……你们都有这么高的思想觉悟，那我就不兜圈子了。咱们中国有许多国宝都遗失在海外了，当年我和我的老同学杨玄威，每每念及此事，都要痛心不已。我病好后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我接触了一些旅美的学者和华侨，其中有一些人是从事古玩收藏鉴赏的名家，从他们口中得知了一件事情。”

随后陈教授说起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有传说，秦始皇在位之时南巡，途中，见到有人在海边打捞到一具浮尸。这具男尸是个老者，身材高大异

一座荒山埋尸，铸了一尊铜兽压在僵尸上镇山，并请出秦王八镜中的“秦王照骨镜”嵌于兽头，最后封山而归。

秦汉时期，世人普遍认为铜镜可以镇压僵尸，因为当时的人对着镜子是要“正容”。看看自己的表情是否庄重严肃，衣服帽子是不是穿戴得整齐，要是穿戴歪斜了，就要赶紧正过来，所以铜镜是“正”的代表。一正能压百邪，另外镜也代表“阳”，是白天的象征，是对“阴”的震慑之力。

秦王扫六合以定天下，在此过程中得到了不少六国秘器，其中有八面古镜，这里面包括法家祖师铜镜，还有就是秦王照骨镜。传说这面铜镜能照视人身骨骼脉络，是一件世间罕有的无价之宝。秦始皇就将这面照骨镜连同那海中古尸，一起埋进了山里。

秦始皇回到咸阳后不久便驾崩，至于那秦王照骨镜埋在何方，就成了一个千古之谜，它的下落再也没有人知道了。物换星移，直到北宋末年，有人在山上采药，忽见空中有五龙围着一座山丘相斗，最后五龙皆死，龙尸从天而坠。然而龙坠处并无死龙，只有一条大沟。

采药人惊慌之余，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附近的村民。众人争相赶来观看，只见沟中有一巨物蠕动欲出，众皆惊，以为有山鬼为害，于是纵火焚烧。火后从沟中获一铜造巨兽，牛首龟身，头上有牛角，身体是龟壳，并有七尾，尾端系骷髅头无数，形态丑恶，上丰而下杀，兽头上顶着一面造型古朴的铜镜。有人就将此铜镜献给了当时在位的天子宋徽宗。

有见闻广博的大臣进言给徽宗皇帝，称这面古镜乃先秦之物，正是史书所载的秦王照骨镜。此物为秦代镇妖之器，年久妖氛难除，不宜留在宫中，应该物归原处，按礼制重新掩埋归复原状。可宋徽宗对此镜视若至宝，不肯割舍，一直留在身边赏玩，不久之后，金兵铁骑南下灭了北宋，俘虏了宋室二帝，秦王照骨镜再次下落不明。

秦始皇南巡在海边遇古尸这件事，本就是野史传说，未必能够当真。但秦王照骨镜在史书上却有明确的记载，后世的学者们认为这面照骨镜，很可能并非铜镜，而是由一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制成，能够透视人体。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某些科技史都将被改写，就如同《汉书》中提到的一些汉代皇家秘器，其中有些东西，甚至有可能是人类最早发现的放射性物质，如果现在能找到实物，足可以震惊整个世界，可惜这件东西就和众多的中

国古代珍宝一样，没人知道其下落去向。既然没有实物，后人只能凭着古籍中的几行墨迹神驰想象，感慨回味之余，留下许多遗憾和叹息。

在往后八国联军入侵的时候，秦王照骨镜再一次现世，可惜这次是被英国人从民间搜刮了去，几经辗转流落到印度。直到今年年底，又有一位东南亚的富豪出钱将它买下，因为是走私出来的，所以走的是海路。可这艘船航行到公海的时候，遇到了风暴，偏离航向后带着秦王照骨镜葬身海底。

轮船上的几百名乘客和船员，几乎没人生还，风暴接连几天不止，造成通讯完全瘫痪，海上搜救工作困难很大，沉船地点根本找不到了，只有个大概的方向。那片海域接近深不可测的南中国海，是片三不管的区域，当地人称那里是暗礁密布的“珊瑚螺旋”。

我听到这里已经明白了八九分，这是一次重大海难事故，我们前一阵也都有所听闻。既然秦王照骨镜跟船一起沉了，找专业的打捞队去捞就好了，不知陈教授兜这么大圈子，语重心长地到底想让我们做什么。

陈教授说到这儿就不往下说了，他可能要看看我们的反应，但除了 Shirley 杨听得认真之外，其余的人都没什么回应，气氛显得有些尴尬。我假装漫不经心，瞥了一眼胖子和大金牙，他们俩跟没听见似的，只顾着闷头吃喝，显然不想插手任何没油水可捞的苦差事。

毕竟我们和陈教授之间的关系不比寻常，当初要是没有他的认可，我也不会有今时今日，更不可能认识 Shirley 杨。而且 Shirley 杨就像是陈教授的亲生女儿，所以不管陈教授说这些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都得捧场，必须给足了老头面子。

我赶紧对众人说：“陈教授不愧是教授，跟您在一起就是长学问，今天又给我们补上历史中重要的一课。当初我看了几遍《易经》，就觉得自己挺有文化了，可跟您接触多了我才知道什么是学无止境，感觉自己在历史这大西瓜面前就是个小芝麻。今天听您这么一讲，真是可惜了这面秦王照骨镜了，要不然摆博物馆里让人民群众和港澳同胞、华侨华人、外国来宾们，都能在跟前伸胳膊蹬腿照吧照吧，那可有多带劲。不过掉海里也不错，先留在那照照美人鱼什么的，古物皆有灵性，指不定哪天它自己又让海水给冲回来了。”

我说着话时在桌子底下踩了胖子一脚，让他也赶紧说几句。胖子被我